

散文

怕黑

薛晓琪

在不在。

6岁前的我，根本记不清父亲的长相，远在宣化当兵的他，一年才回一次家。但这种事情，可丝毫不耽误我和家属院的小伙伴疯玩，只要太阳不落山，我就是家属院里顶天立地的女霸王！

搬家后，家和学校之间跨越大半个城，父亲需要骑车近一个小时送我上学。再加上他工作繁忙时常加班，我俩每天都是披星戴月，若是碰上他下乡出差，回家更是近乎半夜。途中要经过一架立交桥，黑漆漆的桥洞深处，会有夜猫的凄厉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父亲总会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抚盖我的眼帘，耳边仍是他温柔的笑声。我就知道，他笑我是“西虫”胆子。不过我一点都不会生他的气，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的小秘密。

可惜，“女霸王”的勇气始终支撑不到太阳落山以后，我仍需独自面对黑暗的侵袭，需要独自走过狭窄幽深的小巷，需要独自到黢黑的厨房里取碗筷……即便一路飞奔，大声呼喊着妈妈，也盖不住如擂鼓般的咚咚心跳，遮不住胸腔的颤抖和恐慌。黑暗里，潜藏着无数的危险和未知，即便有各家窗户中透出的丝丝亮光，即便有妈妈温暖的臂膀，即便勉力做完所有的事情，躺在床上，裹紧被子，也无法削弱发自内心的恐惧。怕黑，始终是“女霸王”羞于启齿的秘密，也是童年里耿耿于怀的梦魇。

说起“立交桥”，还有一件我怕黑的趣事。当时电视台正播放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中华英雄》，主角的仆人叫“鬼仆”，武功高强，行为诡异。其中有个经典画面就是他恶贼的首级高高吊起。有一天晚上，父亲骑车载我回家，经过立交桥时，正看见有个类似“人头”的物体，高高吊起在立交桥下，随风飘荡。深夜时分，寒风凛凛，这怪异的一幕实在骇人，我甚至忘记了尖叫，只是死命地拽紧父亲的衣服，以至于他误以为我冷，骑得更慢了。一连几天的怪异行为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当得知我惊吓的原因竟然是这个，父亲笑得不能自己。他特意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后，专门带着我走近了那个“人头”形状物体，要我仔细观察，原来是弹棉花的老板为了图省事，找了一个大圆球塞满了棉花当广告牌，谁能想到，被我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小孩当成人头，还被吓个半死……父亲笑，我也笑，父女俩笑得前仰后合，笑声将我莫名其妙的恐惧击得粉碎……

转业后的父亲发现了我的秘密，他总是挑着眉毛笑话我怕黑的毛病，戏谑地说我是“西虫”（方言，指麻雀）胆子。没有人教会我怎样对待这个陌生的家庭角色，我只会暗戳戳生他气，对他的略微“示好”，表现出更加抗拒的姿态。

上初中后，父亲不再到学校门口接我了，但他仍记得我怕黑的习惯。每天晚上，他都借口去买报纸，然后到家门口的报刊亭等

可是父亲，面对我的时候，永远藏不住笑意。他总是温柔而腼腆地笑着，用行动告诉我不要害怕。

晚上一起睡觉，继续让曾祖母温柔地抚摸她的后背，给她讲述自己更多幼年的故事。那时，她也总会竖起两只耳朵，靠在曾祖母的怀抱里听，在无数温馨的夜里，进入美妙的梦乡。

他在家各处装上电灯，在开关上绑着长长的线绳，每晚临睡前他会小心地将线绳放在我的手心，“授予”我关灯的权利。“你看，只要你用力拉绳子，便可以控制黑暗和光明。对不对？”我忍住不笑，只是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手心里，那根绳子还在不在，那份父亲对女儿的疼爱，还

晚上一起睡觉，继续让曾祖母温柔地抚摸她的后背，给她讲述自己更多幼年的故事。那时，她也总会竖起两只耳朵，靠在曾祖母的怀抱里听，在无数温馨的夜里，进入美妙的梦乡。

虽然，曾祖母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间老太太，眼角有着淡淡的皱纹，风湿病也让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母亲却认为，曾祖母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善良的人，就连身上的肥皂味也好闻得很，是最幸福的味道。

我会一直珍藏那张老照片，将曾祖母的故事、母亲的故事，讲给后代的孩子听，让他们一起珍惜过去、展望未来！

我，一直等到我大声呼喊他，再一起慢慢走回家去。三分钟的路程里，是他绵长而无声的爱意。

印象里，在妈妈的描述中，在所有认识父亲的人口中，他都是一个勇敢而温柔的人。妈妈说，你爸爸在部队中也是胆子很大的人，他从来没有怕过黑，也从来没有怕过苦，甚至他都不会喊疼。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他总是那样坚毅勇敢，他总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像个光芒四射的小太阳，从不惧怕任何一种黑暗，从不畏惧任何一种困难……

即便是他身患癌症的最后几年，父亲，都没有说过一次“怕”，也没有喊过一次“疼”。大大小小手术好几次，化疗放疗十几轮，即便瘦成一把骨头，也仍然微笑着安慰我：“琪琪，不要怕，更不要哭。”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靠在床边，静静地出神。我为他轻轻盖上被子，询问他是否要休息，并试图关上床前的台灯。父亲拦住了我的手，轻声又缓慢地说：“别关灯，爸爸，不希望黑。”我愣在当场，耳朵里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关上房门，我再也站不起来，靠着门背，哭得颤抖又无声……我知道，我都知道，他不是怕黑，他从不怕黑，他只是怕失去我们，更怕我们失去他。他怕我们忘记他，更怕我们记得他，他要我们不怕黑，可是他已经不能再保护我们，他已经停不下离去的脚步，他就要独自去面对黑暗，他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去一个，没有光明的地方……再不能回来……

父亲走后，我再也没有怕过黑。

我知道，他一定会在黑暗中保护他的女儿，他的软肋，他的心脏。竭尽所能，倾其所有！

我再也没怕过黑！

随笔

定格回忆

张李文

照片总是能够记录下许多美好的瞬间，让我记忆深刻……

那是一张拍摄于1978年冬季的老照片，左边的小姑娘是我的母亲，右边的老人是我的曾祖母。

那一年，我的外婆带着曾祖母和年幼的母亲、两位舅舅一起去北京，看望在部队服役的外公。按照母亲的说法，当时曾祖母年龄大约四十出头。但是从照片上看，却是像如今五六十岁妇人的模样那般，身材瘦小、梳着发髻、穿着深色的厚棉袄和厚棉裤，隐约还能看到她裹得紧紧的小脚和一双厚实的手工布鞋，十分具有年代感。再看旁边的母亲，乖巧地站在曾祖母的身边，一双眼睛亮晶晶的，抿嘴微笑着看镜头，一副天真娇羞的样子甚是可爱。

看着照片，我不知不觉出了神，脑海中一些记忆片段逐渐跳了出来。那是20世纪70年代，因为母亲出生后身体一直不好，家中孩子又多，不能精心照顾养育，所以

日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大河湾 国画小品 段巧霞 作

诗笺

一条回流的鱼(外一首)

无哲

在异乡流域逃过大鱼的围捕
于角落里悄悄成长
直到恋爱
洄游，溯水而上
回到故乡的河
甩尾尾鳍之力，逆行
背鳍摆起来
腹鳍摆起来
胸鳍摆起来
臀鳍摆起来
腮不停吸进呼出
头向前倾
顶住石块与草根
顶住前面伙伴的尾
如果遇到鱼群
拼死也要从缝隙穿过去
从同伴身上渡过去
如果遇上急流
腰线不停发力，顶着水流的曲线如梭般
挤遇到水坝莫慌张
遇到黑熊莫慌张
把水坝当成龙门
把黑熊当成与对手的较量
跃，故乡在前
毛虾成群，水草丰美
产卵的水湾，越冬的水温
一条洄游的鱼有多累
不能说
就是困在浅滩，堵在水道

也要游，游到筋疲力尽
游进故乡敞开水门
游进曾苦寻的前世

走下车床的部件

在陈大有彻底搞明白车床前
他还停留在机械的名词中
参加工作时他立誓
技能要像各种刀具一样硬
无论螺纹切削、倒角、插齿、开槽
还是钻孔、镗孔、刨面
他想成为锋利的刀锋
二十年后，陈大有成就了自己
变成厂房里的金刚石
后来，大学生徒弟降服了数控车床
厂房里有了年轻的金钢石人还得服老
比如，学习离开车床的螺旋状铁屑
做不成工件，也要丝丝卷起
若藤若蔓
留住枝条上的金属蓝
现在，陈大有用三十多年工龄
读懂了所有车床
排列整齐的车床如子宫
结构精密的钢铁子宫
曾带给他们无数鲜活的孩子
孩子们走进各自的机器后
将过完他们机器属性的一生

乡愁的分量(外一首)

晓寒

弯月，弯弯的秤钩
圆月，圆圆的秤盘
思念，沉甸甸的秤砣
月，计量工具
称乡愁
每晚，目光都紧盯着点点繁星
紧盯着点点秤星
生怕，思念缺斤少两
他乡月圆时思念就会更丰满
每晚，夜都在出售乡愁
一张床一张船票
梦跌跌撞撞
抵达故乡

小村之恋

故乡是个沙盘
每日每夜，我都在推算
村前小河边的捣衣声
捣得我心痛
掏一捧小蝌蚪，指缝间流走了青涩的时光
爱情的蒲公英，也早已飞走而柳丝，如你的长发迷离我的眼
一个叫小翠的名字
却成了动词
时时，跳动心间